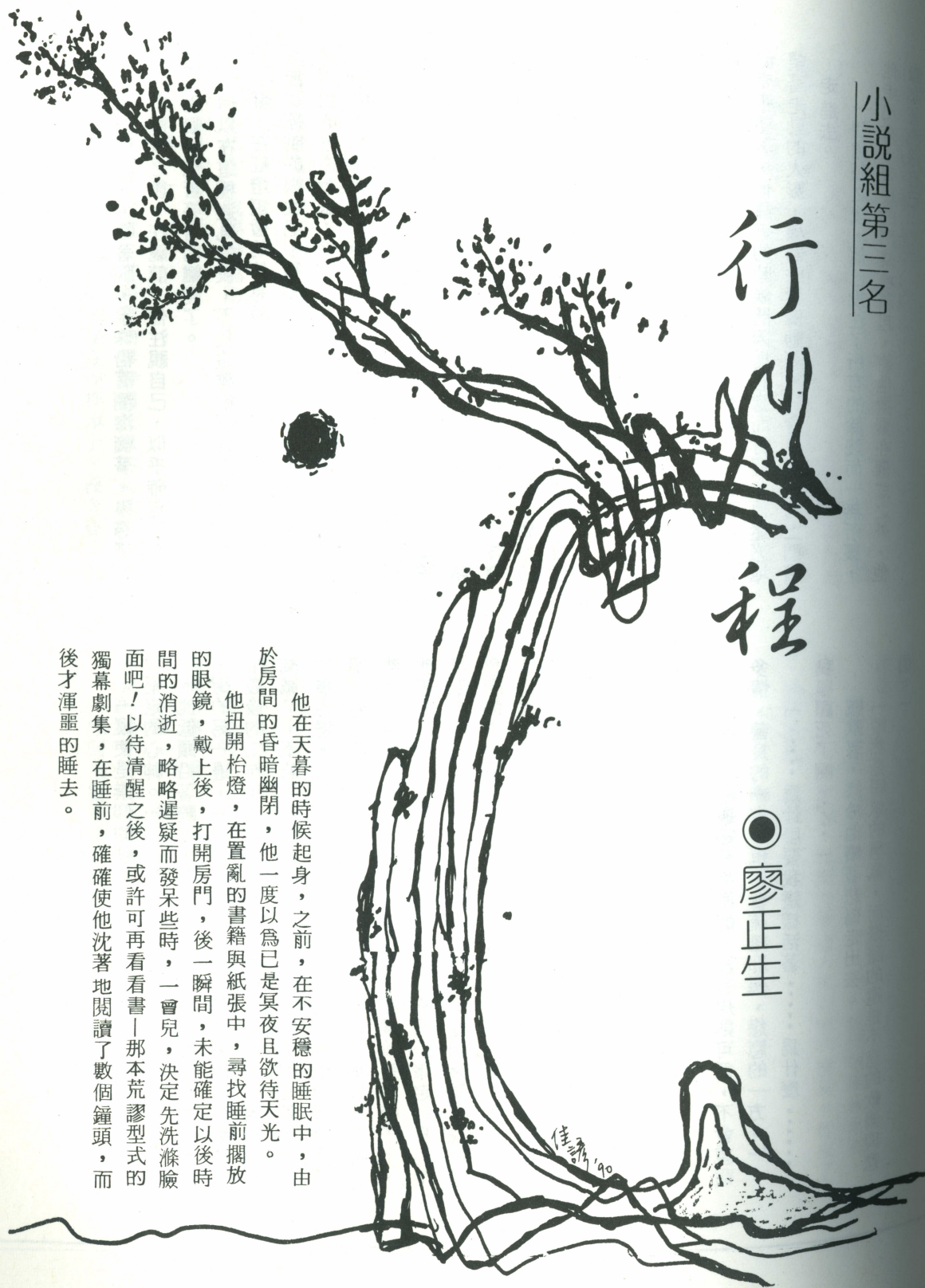


行程

◎ 廖正生

他在天暮的時候起身，之前，在不安穩的睡眠中，由於房間的昏暗幽閉，他一度以為已是冥夜且欲待天光。他扭開檯燈，在置亂的書籍與紙張中，尋找睡前擱放的眼鏡，戴上後，打開房門，後一瞬間，未能確定以後時間的消逝，略略遲疑而發呆些時，一會兒，決定先洗滌臉面吧！以待清醒之後，或許可再看看書——那本荒謬型式的獨幕劇集，在睡前，確確使他沈著地閱讀了數個鐘頭，而後才渾噩的睡去。



他拍洗面龐，眯著眼，水珠沿著瀏海滴著，摸尋了一條毛巾擦拭之後，在鏡前，他注視自己，似乎確定了某一種人生觀，他苦笑著而離開了。

何以在這種迷亂的夜，不及遠離卻不自主地成爲中間的一群，在紅燈短暫的停息時，他想著：人性之中必隱藏著無法控制的根性吧！猶如背後一隻黑暗的手驅策著，朝著不明的巷道行去；然而，在尚未有任何深刻的結論之前，他便隨著擁簇的車潮和人群，失神地向前行去了。

然後，他在醫院前的人行道上停煞了車，由於習常以排拒關係，他的行爲並無人知悉，甚至有時連自己亦矇騙了，像此時，他幻想著，或者顏是知道他的，雖然平日諸多乖張卑劣的行爲，而他的內心是溫婉懦弱的；然而像醫院內的工作人員一樣，在一個多鐘頭的默坐之後，對他持有的懷疑的眼光，有時他會突然明白，而深切地質問自己，究竟，心底欲索求的是什麼東西。

他站起來，朝較嘈雜光亮的一邊走去，那是一間外表裝飾繽紛閃爍的高級遊樂站，許多巨型的日光燈亮著，使整個早已過漆黑的天空，泛著瑩瑩的青光，像一個神秘的節慶，而蘊蓄著一種曖昧的、愉悅的氣氛。他帶著些微的好奇張望著，他靠近的時候門因爲感應而打開，他迷惑地望著走動的人影，機器聲響催動著，一會兒，他跨上門階，走進去。

一個鐘頭之後，他已投注了所有的餘錢而一無所獲，他走出來，背後的門倏地關起，將他摒棄在儀式之外，他懺悔著洗淨自己。

「縱使是崇拜的神社，我也將遠離，它絕不能再蠱惑我堅定的心神。」

他低頭沿著騎樓走著，右側的商店已掩緊門面，左側，街的另一邊，一、二家汽車修理廠仍灼著燈，微靜地完結最後的工作。他回到醫院先前歇息的所在，院內的燈光減滅了，不若先前的明亮，而帶著一種黯淡的光暈，轉角的櫃台邊，一個年老的警衛坐在木椅上，當他走近時，戒懼疑慮地打量他，他不得不開口表明僅是暫借盥洗間罷，然而之後他不顧他的眼光，仍舊默坐在候診室的椅子上，他想：這樣的老人與其不稱的職責，不過是確定自身的活存吧！若擺卸下它，之於這城，便再無任何牽繫，像時常忽視的虛浮著的空氣；然而年輕的時代，卻時時任意從職責這條路上逃離，恣意地放縱自己的青春。是否，人能享有縱御自己生命的權利，抑是，僅能在黑暗的甬道中，摸索地向前走去……。

急診室傳出淒厲的泣聲打斷他的沈思。

「……爲什麼要這樣對我……爲什麼……爲什麼不便讓我死了啊？」

「但是，命運總是平衡的，沒有規則可循，不會親暱多情、善良的一方，也不會疏離邪惡、怨懟的一方。」

「……爲什麼要我這樣活著……爲什麼……我寧願死了啊……」

緘默著，終於他懷著悲傷走出去。

「縱然是瞬息的勇氣，而緊隨的還是不息的軟弱與悲傷。」

十一時三刻，他看看錶。

「此時她必是酣睡著的，在這高樓之上，以甜美的睡姿抑是安寧的面容。」他抬頭望著，從天空佈下的萬點星光中，連接著一幅幅星座的圖畫，想像它們隨著季節旋轉，在她的窗外，包圍著她。她不知不覺的笑了，因為這些不適的諳想。

「那麼可以想像妳小時候必是歡愉而幸福的。」

「是的，那你呢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我覺得歡愉與否是個性使然。」

「但是對於你的個性，其實是十分模糊不確的。」

「但那些就是構成我的全部。」

「你可以不要這麼想。」

「事實總是擺在那裡的，直到你否定了他，而此時，我並沒有改變，仍是原來的我。」

「你有的是虛無，不是真實的。」

「但是我確確可以感受到虛無並且深刻地掌握它。」

「我不了解你。」

他突然鮮明地記起來，是如何難以接續的靜默，彷彿任何的關係都即將脫離、斷裂；但事實上，僅僅是短暫的沈默罷！

「對不起，我要掛電話了。」

「哦！抱歉。」

「再見。」

他從回憶中甦醒，這周圍的寧靜與沈默的街景，像久別的故鄉——南部小鎮的夜，他坐在摩托車上，沒有離開的

意念。

從遠方站牌的陰影下方，有一個人緩慢地朝他走來，像某種不明的默契，他期待著這人來到他的面前。他來了，提著提包，疲憊地面向他。

「請問，南港往那邊走？」

「你從車站走來？」

「是的。」他將提包換了手，注視著他。

他從座椅上下來站著，用手指向熟悉的方向。

「往那邊去，但是還很遙遠。」

「不要緊。謝謝你。」他略帶羞赧地笑了笑，便穿過街道，沿著騎樓走了。

他回想著從此地到南港的路程，確定必得二個鐘頭才能到達，而之前，從車站到此地，亦得費二個鐘頭；他這樣的行走，是爲了某種金錢的困境嗎？況且他的裝扮談吐，必是南部北上的篤實農者。

「那麼，我得幫幫他的。」

他踩動油門，朝著他消逝的背影駛去。

當他在他面前煞止了車，他似乎吃了一驚。

「阿伯，我載你一程，路真的很遠。」

「真是多謝，但是你不是在等人嗎？」

「是的，但她已未再出現。」他隨口說了一個謊，就像他日常不爲人知的行爲一樣。

「那……真是謝謝你。」他跨上車，坐妥之後，猶

不安的問：

「你回去會不會太晚了。」

